

# 猛禽迁徙的守望者

本报记者 刘少华

北京西北方向，百望山。10月16日一早，秋雨淅淅沥沥，山上起了风，几乎没有游人。主峰山顶的望京楼上，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调查员沙菲的对讲机里传来同伴何方的声音：“刚跟雀鹰打架的那3只鸟又出现了。”

闲聊时，两人说起昨天公布的新发现都有些兴奋——1只草原鵟，这是监测项目在百望山记录的第38种猛禽。过去100多年间，草原鵟在北京出现的记录屈指可数。

猛禽是鹰、隼、鹞、雕、鸢、鵟等凶猛的掠食性鸟类的统称。它们拥有锐利的爪、钩形的喙、敏锐的视力和强劲的翅膀，是天空中的顶级猎手。

放眼世界，在超大城市中，北京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。它位于东亚—澳大利西亚的候鸟迁飞通道上，这是世界范围内一条猛禽迁徙的重要通道，每年春秋两季，数以万计的猛禽会在迁徙途中路过北京，在群山阻挡形成的上升气流中短暂停憩。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、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执行主任邓文洪说，像北京这样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大都市，“有猛禽迁飞的非常罕见”。

猛禽在自然界数量相对稀少，但在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在中国，所有猛禽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在北京，每年的猛禽迁徙季节，都会有一群人用爱与时间守护着这群来自天空的使者。

## 选择百望山，上万猛禽在这里经停

百望山是北京监测猛禽的最佳地点。作为太行山余脉，百望山是太行山延伸到华北平原最东端的山峰，素有“太行前哨第一峰”之名。其名字由来也与位置有关，明代《长安夜话》记载：“百望山南阻西湖，北通燕平。背而去者，百里犹见其峰，故曰‘百望’。”

邓文洪说，百望山是猛禽长途迁徙的重要停经点。他解释，北京和天津共处于海河平原，季风吹到这里时，会被位于北京西部和北部的太行山余脉挡住，气流自然而然地向上托，适合猛禽借助气流翱翔，非常节省体力。

当然，猛禽迁徙通道很宽，在北京，除了百望山之外，西山、十三陵等地也零星可见它们的身影。

数据显示，在百望山能够观测的猛禽种类，已经占到北京猛禽种类的70%多。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的候鸟迁飞栖息地中，百望山是猛禽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。

秋天出现在这里的猛禽，大多是从西伯利亚、东北、内蒙古等地出发，到华南、西南、东南亚等地越冬的。到了春天，它们又会一路向北，到北方进行繁殖。

秋天站在百望山望京楼前，沙菲指向眼前连绵的山脉：“猛禽喜欢沿着山迁徙，这里几乎每一座山峰，都是我们常去的观察点，比如西南处的望乡亭又叫秋点，南边的木平台，还有黑山头或者叫春点……”

山的另一侧，是伸向地平线的北京城区。在百望山可以俯瞰城区，而当猛禽迁飞时，也是在高空俯瞰着北京。在这座城市中，人与鸟类等野生动物，共享着生存的空间。

10月16日这天，因为下雨的缘故，整个上午，除了乌鸦、喜鹊等本地鸟类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新发现。“这是常有的事，今天既有雨又有雾，对于猛禽来说，这两个因素都非常危险，会让它们决定暂时不飞。”沙菲告诉记者。

不过，两人依然决定在凄风冷雨中坚守。这一天，到下午雨停时，才等来30只普通鵟、2只红脚隼。收工结束时，已是下午3点多。

即便这一天收获寥寥，两人的对话里，充斥着观察的快乐——

“我发现一群猛禽飞过去，会叫的也就一两只，可它一叫，整个队伍立刻改变方向，它们有自己听懂的语言。”

“有分析说，猛禽比较在乎前后距离，左右可以靠得近点儿没关系，跟人开车一样。”

由于风雨交加，这一周迁徙猛禽数量明显下降，只记录到了1597只，其中包括19种，分别是普通鵟、雀鹰、苍鹰、日本松雀鹰、凤头蜂鹰、松雀鹰、黑鸢、黑翅鸢、白腹鵟、白尾鵟、红隼、红脚隼、灰背隼、燕隼、游隼、乌雕、金雕、蛇雕、白肩雕等。

不过，天气好的日子里，北京春秋两季猛禽迁徙经常出现非常壮观的景象。在调查员记录中，今年已经出现多个“千猛日”——单日猛禽超过1000只。其中，5月13日记录到的猛禽超过2500只。

对调查员们来说，“千猛日”堪称长期坚持之后的“福利”。在晴朗的天空中，猛禽绕转盘旋形成较大的“鹰柱”，并不断飞行到一定高度，然后它们会顺着气流列队滑翔，像一条河流在天空中缓缓流淌，这一景象被称为“鹰河”。

城市与猛禽，构成天地间一幅美好的画面。

## 走向专业化，以科学调查探索迁徙规律

“猛禽有很独特的魅力，我们最初观察它们，源自朴素的好奇心。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自然之友野鸟会会长、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负责人张鹏说，在北京，最初是几个鸟友注意到百望山有大量猛禽迁徙，于是



开始零零散散地观察。

在北京出现自发的“观猛”活动或许并非偶然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共有猛禽99种，而北京记录到了52种，超过一半。

2012年，由资深鸟类爱好者宋晔和自然之友野鸟会共同发起，这个猛禽野外调查项目开始运行，张鹏就是从那时起加入的。他起初跟着宋晔学习，又在经年累月的观测中，不断积累着观察和研究的经验。

从2013年起，项目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志愿者，开始做到每年春秋两季的调查时段全覆盖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在秋季，调查从8月23日持续到11月3日；在春季，调查从3月23日持续到6月3日。

张鹏介绍，如今这一项目每年都有三四十名志愿者参加，每天安排三四名志愿者，按照每天8小时、每周7天的频率，近乎全时段对昼行性猛禽进行监测。

这项调查也从当初朴素的好奇，变成了严肃的科学调查。张鹏告诉记者，他们希望在经年累月监测中，摸清猛禽的迁徙规律和种群数量变化情况，为科学地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。

这是一份很考验体力的工作。就在10月16日这天的阴雨中，志愿者何方方中午吃了个泡面，沙菲吃了一块巧克力。风餐露宿是每个调查员的常态。

这也是一件非常考验眼力的工作。由于猛禽飞得高，出现在天空中的往往只是个黑点，在高倍望远镜、长焦距相机中，也常常不那么清晰。

比如新发现的草原鵟。这只猛禽10月7日下午出现在百望山附近，但站在木平台的监测员很难看清它，甚至请一众鸟友共同观察都没有确定。恰逢此时，志愿者刘文利在下山回家路上，习惯性回头看时，发现一只鵟、一只鵟从望京楼向西南飞去，他随手拍了两张照片。

对于有些猛禽，比如凤头蜂鹰、普通鵟等的迁徙规律，我们已经基本掌握，每年都差不多。但是，还有更多猛禽的情况我们需要探索。”邓文洪说，等双方数据结合起来后，或许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规律。

▶康复师用红隼形状的手偶喂食雏鸟。  
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供图

▲毛脚鵟。施文俊摄

▲白腹鵟。许哲浩摄

◀凤头蜂鷹。林毅摄

▼志愿者们在百望山调查猛禽迁徙。  
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供图

▲短趾雕。孟令旸摄

▲金雕。张鹏摄

▶康复师将康复的雕放归野外。  
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供图

## 救好一多半，帮数千只猛禽重返天空

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，穿过一片“生物多样性示范区”，推开一扇简易的栅栏门，就到了北京猛禽救助中心。从2001年成立至今，每到猛禽迁徙季节，这里就会更加忙碌起来。

从2020年起，这一项目启动了对调查员的培训，到今年已经是第六期。培训非常严格，今年有75人报名，其中15人获得资格，张鹏估计，最终只有大约一半能通过考核。

每年的培训，学员都要用两三个月时间，把北京常见、可见的猛禽做相对系统的学习。而且，一旦通过考核，学员需要至少参与项目志愿工作不少于两年，每年按要求完成调查不少于10次。

“我们做的是严谨的科学调查，参与者既要有足够多的知识，也要有足够强的识别能力。所以，我们今年才能发现两种新的猛禽。”张鹏告诉记者。除了这次发现的草原鵟，今年5月15日，项目还记录到了开展以来的第37种猛禽——国内罕见的棕腹隼雕，这也是北京鸟类新记录。

这些记录，正在成为学界研究的资料。

作为猛禽专家，邓文洪对百望山也非常熟悉。从2014年开始，他带着团队连续在百望山进行了四年猛禽迁徙监测。这些年，他和学生们不断积累了不少数据。

从今年开始，邓文洪团队和自然之友野鸟会团队正式开展合作，将对多年来北京迁徙猛禽监测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。

“对于有些猛禽，比如凤头蜂鹰、普通鵟等的迁徙规律，我们已经基本掌握，每年都差不多。但是，还有更多猛禽的情况我们需要探索。”邓文洪说，等双方数据结合起来后，或许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规律。

桌子上，摆了一排从大到小的模拟猛禽手偶。“后来又考虑到，中心接到最多的是红隼和小鵟的宝宝，于是，我们同事用镊子和软陶做了几种常见猛禽的喂食手偶，包括红隼、小鵟、红角鵟。”

兜来转去，四处都是这样的细节。比如，为了避免猛禽产生应激反应，把猛禽的“病房”门上都换成了半透光亚克力。而在猛禽的笼舍里，地面铺上石子、架设的高低栖木上裹着人造草皮，就为了帮它们避免脚垫病。

甚至，那些因为医治无效而死亡的猛禽，也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价值。郑智珊给记者展示，这里做了专门的“羽毛银行”，存有30多种猛禽的1000多根羽毛。如果猛禽体况良好，但有少数飞羽受损时，可以找到羽毛进行接羽，帮助它们更早地返回天空。

郑智珊说，成立以来，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共救助了40种6300余只猛禽，放飞率高达55%，这意味着有一多半猛禽被成功救治并回归天空。

据了解，在北京除了这里，还有位于顺义潮白河畔的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救助机构，不断帮助着受伤的猛禽重获新生。

“我们放归的这3000多只猛禽，对于北京的生态来说非常必要。”邓文洪举例说，多年来鼠类、小型鸟类、野兔等种群在北京一直保持着稳定数量，与猛禽自上而下影响食物链的能力密不可分。它们通过控制相关生物的种群数和总量，帮助生态系统实现功能完整。

对天空中的猛禽，地面上有无数人付出着心血。

百望山这几年也不断建设着猛禽友好型林地。比如，增加山楂、山杏等浆果植物吸引小型鸟类，为雀鹰、松雀鹰提供猎物资源；再如，扩大湿地面积，增加小微湿地和蓄水池等，构建复合生态系统，为它们提供更丰富的栖息环境。

为了拉近猛禽和公众的距离，百望山森林公园管理处还在春点、秋点等观察点，专门设置了猛禽科普展牌。从公园到自然之友野鸟会，每年都会在百望山举办各种科普活动，帮助北京市民更加了解它们。

“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国家对于生态的建设，非常有利于包括猛禽在内的鸟类生存，这一点在北京非常明显。”邓文洪说，要创建鸟类友好的城市，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、一起努力。